■第一届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28日至29日在重庆举行。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服务水平，更好促进就业扩大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十三届全国政协第53次双周协商座谈会29日在京召开，围绕“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协商议政，汪洋主持 （均据新华社）

我国成功发射天绘一号04星

本报酒泉7月29日电 记者**安普忠、王凌硕**报道：7月29日12时0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绘一号04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1次飞行。

上图：天绘一号04星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

党的同龄人瞿独伊——

传承红色气质

对党的同龄人、“七一勋章”获得者瞿独伊来说，《国际歌》是独一无二的传家记忆。

一个世纪前，她的父亲、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求取革命火种的道路上第一次聆听这首歌，而后翻译中文歌词并配曲谱刊登在由他主编的《新青年》复刊号上。

痛别父亲的86年间，瞿独伊曾一次次唱起这首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百岁老人言语不多，依然能用俄语唱起这一句。

生死考验“不用考虑”

“小小的蓓蕾，含孕着几多生命。陈旧的死灰，几乎不淹没光明。”

——节选自瞿秋白1929年给女儿的小诗

人可以为信仰牺牲到什么程度？瞿秋白以36岁的生命写就答案。瞿独伊在参加革命工作85年、入党75年的岁月中续写着答卷。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瞿秋白神色泰然，留下生命最后的定格。之后，他唱着《国际歌》从容不迫走向刑场。那一年，瞿独伊14岁，偶然从《共青团真理报》上得悉噩耗，哭出病来。

当时，她已与父亲瞿秋白、母亲杨之华阔别五载。革命伴侣“秋之白华”回到白色恐怖下的中国开展党的工作，不得不把女儿留在苏联儿童院，归国前甚至没有透露行踪，行至柏林时给女儿寄去一张印有鲜花的明信片。

“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哪一个是我的父亲？”在新华社2016年微电影《红色气质》中，老人摩挲着影册说。

“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直至甘洒热血的先烈，何尝不是唤女儿“亲独伊”、为女儿写小诗、因女儿学会写信而欣然的父亲？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根据组织上的决定，瞿独伊与母亲杨之华等在苏联工作的同志启程经新疆回国。1942年，当地军阀盛世才投向国民党，软禁、逮捕了包括她们母女在内中共在疆人员及家属150余人。

深陷囹圄4年多，瞿独伊与同志们一道，沉痛悼念这期间舍生取义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与敌人开展坚决斗争，做好长期坐牢准备。艰难时刻，她向党组织表达了坚定的入党决心。

国共重庆谈判后，我党积极斡旋营救之际，国民党抓紧审讯，想诱降或逼迫一些人脱党。档案上记录了一次审讯瞿独伊的片段：

敌人问：“你还是拥护共产党、替她辩护吗？你需要考虑现在是生死两条路。”

瞿独伊答：“我始终信仰共产主义，不用考虑，我已经谈过，共产党是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我就是要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奋斗，死了也是光荣的。”

“不用考虑！”这是瞿独伊的答案，也是她对父辈、对先烈、对战友的呼应。

1946年集体获救抵达延安后，瞿独伊与其他3名获救战友一起宣誓入党。70年后，当时95岁高龄的瞿独伊仍能对记者脱口而出两位入党介绍人的名字。

向世界播报新中国喜讯

“阴沉沉，黑魆魆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来了。”

——节选自瞿秋白《饿乡纪程》

瞿独伊的职业生涯与父辈有着惊人契合。

一个世纪前，瞿秋白以特派记者身份首次远赴莫斯科，记录时代、探寻真理。两年间，他深入调研并发回了大量系统阐述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党的建设等情况的珍贵文字。

回到延安后，瞿独伊与在新疆期间相知相爱结成伴侣的李何一同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1949年10月1日是她“永生难忘”的一天。在父亲牺牲14年后，她替父亲见证了他曾为着劳苦大众深切热盼的“光明”。

据瞿独伊1999年撰写的回忆文章，当天她为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担任翻译，参加了开国大典观礼，位于西观礼台靠近城楼的一侧，能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最激动人心的是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个高兴劲儿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典礼还在进行中，廖承志找到她，急切地说：“独伊，快到广播电台去，用俄语广播毛主席的宣言。”乘车赶到电台后，她用留声机录音，录了一遍不满意，又录了第二遍。就这样，瞿独伊成为第一个向世界播报新中国成立喜讯的记者。

瞿独伊也是新中国面向世界的最早亲历者和记录者。

1950年3月，瞿独伊与李何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批驻外记者，到莫斯科建立新华社记者站。当时，除了外交官，他们是最早一批代表新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人。

赴莫斯科途中，他们就满腔热情投入工作。正逢苏联举行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列车上也设有投票箱，他们立即采访了旅客，发回第一篇报道。

在莫斯科期间，二人身兼数职，既是记者、通讯员，又是译电员、抄写员、打字员、翻译。瞿独伊精通俄文，爱人李何则是“大笔杆子”，两人一俄一中亲密搭档，采写了大量报道。她还为使馆和国内代表团做了大量翻译工作，包括为出访苏联的周恩来总理担任翻译。

艰苦忙碌的驻外工作中，他们采写的各类报道在国内获得广泛采用。新华社专门去信表扬：“稿件详尽、切实、新鲜生动，说明国外分社记者在掌握语言的条件下，是可以大大发挥工作能力，很好地推进我们的宣传报道的。”

让老人欣慰的是，71年后的今天，新华社作为世界性通讯社，已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及地区设有派驻机构——而这只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奇迹式发展”的一个缩影。

瞿独伊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庆大典后感慨道，国家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赓续红色血脉

“……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

——节选自瞿秋白《儿时》

信仰不是生来铸就。

1928年，瞿独伊随母亲冒险掩护代表们通过边境，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会间休息，她为代表们边唱边跳《暖和的太阳》。不到7岁的她懵懂地知道：“共产党是为人民做好事的人。”

她25岁在延安宣誓入党那一刻“更深刻地理解，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她95岁时，给采访她的新华社年轻记者上了一堂朴实无华又直抵心灵的“党课”，寄语年轻一代：“要真正对共产主义事业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什么叫共产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只有共产党能领导中国？”

“中国共产党100岁了，我也100岁了。”今年“七一”前夕，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老人极缓慢地说着。

如果她能像以往那样自如表达，会怎样谈及“七一勋章”这份荣誉？瞿独伊的女儿李晓云说，相信母亲会强调这不是给她一个人的荣誉，而是给所有坚守信仰、共同奋斗的战友和同仁的集体褒奖。

李晓云从小就从长辈口中知晓瞿秋白和很多革命先烈的事迹，“他们的名字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瞿秋白为了信仰而牺牲，杨之华一辈子为党工作，从我的母亲到我，受到的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共产党是谁？

三十而立的瞿秋白在给妻子杨之华的信里称之为“娘家的人”。

期颐之年的瞿独伊曾说“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

共产主义是什么？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瞿秋白就义前的呼声言犹在耳。

“是什么？我问你，你回答。”瞿独伊面带微笑将这个问题提给年轻人。少顷，她给出心中答案：“这是共同的理想。”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执笔记者：**孙浩**；参与记者：**鲁豫、宿传义、王沛）**

本栏图片新华社发

我国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

据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记者**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29日称，为充分发挥分时电价信号作用，服务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升电力系统整体利用效率，部署各地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

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要求，各地结合当地情况，积极完善峰谷电价机制，科学划分峰谷时段，合理确定峰谷电价价差，系统峰谷差率超过40%的地方，峰谷电价价差原则上不低于4:1，其他地方原则上不低于3:1。

由于电能无法大规模存储，生产与消费却需要实时平衡，因此不同用电时段所耗用的电力资源量不同，供电成本差异很大。分时电价机制是引导电力用户削峰填谷、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的一项重要机制安排。通过对各时段分别制定不同的电价水平，引导电力用户尽量在高峰时段少用电、低谷时段多用电，从而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升系统整体利用效率。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有29个省份实施了分时电价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新能源装机规模不断扩大，电力消费结构加快变化，用电负荷呈现冬夏“双高峰”特性，保障电力安全经济运行面临更大挑战，对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提出迫切要求。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

紧急起飞抢救工人生命

本报讯 **秦钱江**、特约记者**高宏伟**报道：7月17日至18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派出飞机，将一名身患重病的工人从南沙某岛礁转运至海南省人民医院救治。

7月17日，正在南沙某岛礁作业的工人杨小龙突然感觉身体不适，一度陷入昏迷。由于该岛礁医疗条件有限，需要将杨小龙转运至另一岛礁上的医院检查病情。

接到命令后，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一架飞机立即起飞。16时06分，飞行大队长于洋率机组驾机飞行，将病人转运至另一岛礁救治。经过抢救和紧急会诊，医生初步诊断病人患脑梗。岛礁医院建议将病人转运至海南岛接受进一步救治。

当时，岛礁大雨滂沱、风卷浪涌。该团立即组织飞行骨干针对复杂气象进行研究，确保达到最低起降条件后能够第一时间起飞。

7月18日傍晚，飞行大队副大队长祝尚明抓住时机，带领任务机组起飞。舱内，随行医护人员密切关注病人生命体征。19时48分，任务机组飞行1000多公里后顺利抵达海南某机场，将病人转交海南省人民医院。

察隅唱响兴边曲

■本报记者 佟欣雨

重走天路看变迁

从西藏林芝察隅县城出发，沿盘山公路驱车1个多小时便抵达临近边境的沙玛村。沿途，绿树、河流、瀑布不时映入眼帘，美丽的风光与想象中的雪域高原截然不同。

走进沙玛村，在青山映衬下，家家户户屋顶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成为整个村庄最鲜明的色彩。

1951年，人民解放军到达察隅县，在西藏边境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如今70年过去，这样的景象在察隅县的边境村庄随处可见。

西藏昌都军分区某边防连连长梁彪说，每逢“七一”等重要节日，连队官兵都会来到沙玛村，与村民共同举行升国旗仪式、军民联欢等活动。70年来，军民鱼水情更浓，在边境线上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在沙玛村，军民联合巡边是一项坚持了几十年的传统。“每年6月至9月，我们都会与边防官兵一起巡逻。沿途山高沟深、丛林密布，条件艰苦。”今年29岁的民兵连长次旺多吉说，“近几年，军地共同修建了巡逻路，几处比较陡峭的山坡上还搭起了钢梯。”

每次走上巡逻路，沙玛村的民兵都会带上刷子、油漆，在山壁、树干和显眼的石头上画上五星红旗的图案，并写上“中国”字样。有时还会就地取材，用石头摆出五星红旗的图案。“我们巡逻到哪里，就把五星红旗留在哪里。”次旺多吉说。

“屯兵与安民并举，固边与兴边并重”，这是写在沙玛村党群服务中心外墙上的标语。从党群服务中心二楼窗户向外望去，一排排黄墙灰瓦的院落尽收眼底，家家户户门口都修通了平整的水泥路。

在次旺多吉的记忆里，他家的房子变了3次。“我4岁那年，父母用木材盖了一间房，墙壁透风、房顶漏雨。”次旺多吉说，前些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他家的房子翻新了两次，一次比一次漂亮。又过了几年，次旺多吉一家盖起崭新的水泥房，屋内既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也有古朴的藏式家具。

从2017年起，西藏开展边境地区小康村建设，围绕水、电、路、教、科、文、卫等10个方面，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经过4年建设，西藏数千公里边境线上的村落面貌焕然一新，几十万村民脱贫致富过上了好日子。

在边境小康村建设过程中，察隅县注重产业和基础设施“双发展”，鼓励村民依托区位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这里是我们的软籽石榴基地。”在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次仁带领下，记者来到一片果园。“今年是石榴挂果的第一年，两三年后将进入丰产期，那时这里将成为察隅县的主要石榴生产基地。有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们一定会用勤劳的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展望前景，尼玛次仁信心满满。

（上接第一版）

歌咏比赛组织者、该旅宣传科干事王晗不由感叹，虽然拥有熠熠生辉的“金字招牌”，但在“红一连”的战士身上看不到“虚光”。

建连94年来，历任“红一连”主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没人靠“烧三把火”来树立威信，也没人另起炉灶搞“政绩工程”，大家开展工作的“通用准则”是继承传统和按纲抓建。

他们的理由是，对于一个基层连队而言，无论军事训练、政治教育、部队管理还是自主建设，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基层党支部最应该做的就是确保政令军令直抵基层、直达官兵，落地生根。

去年7月，“红一连”移防到新营区，住房紧张、设施陈旧。连队一落脚，顾不上改善生活条件，就迅速了解驻地社情民情，勘察疏散隐蔽地域，修订完善战备方案，做好应急应战准备。

有兄弟连队官兵见状，好奇地问：旅里没有要求做这些，你们在搞哪一出？

“这还用专门要求吗？战备方案里早就写得明明白白，我们只是按规定落实罢了。”连长胡贯蕾回答。

不仅如此，记者了解到，“红一连”官兵的水壶每天都会灌装新的饮用水，就连人手一张的“战备行动卡”，也会根据休假、送学等人员变动，实时作出调整。

除了日常训练，在遵规守纪方面，他们也丝毫不打折扣。

去年，集团军组织所属单位指导员到“红一连”住班培训。一名指导员被子叠得不标准，负责检查内务的班长每次看到，都会帮他重新叠好。

“远来都是客，何必太较真？”次数多了，这名指导员觉得很没面子。可这名班长说话很实在：“一个带兵人如果连内务都不达标，又怎能带出达标的连队？”这名指导员深受触动，从那之后每天认真整理内务。

“红一连”的战士都是红彤彤的兵

“00后”士兵个性鲜明、兴趣爱好广泛。可一些人觉得理论学习枯燥，捧起书本就犯困。

“红一连”也有这样的兵。从武校毕业的战士赵耀，下连之初，宁跑五公里，不愿去读书。连队每次组织讨论交流，他都躲在后面。一次，指导员让赵耀谈谈学习体会。他憋红了脸，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事后，没等指导员说话，班长就不干了：“‘过得硬的连队，过得硬的兵，过得硬的思想红彤彤……’这歌你天天唱，咋就不走心呢？”说完，他将一本理论书籍塞到赵耀手里。

赵耀渐渐发现，在“红一连”，官兵们学习理论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工作必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半年后，赵耀被连队评为“理论学习标兵”。

2017年，因改革调整，某炮兵团班长缪辉被分流到“红一连”，成为一名普通战士。岗位更换、专业变动，缪辉认为自己是“外来户”，内心很失落，打算干两年就退伍。

缪辉的思想波动，被连队党支部成员看在眼里。他们专门为缪辉制订帮带计划，第一步就是学连史、忆传统。

“连队历经数十次调整改编，每次官兵都能快速适应，为什么我就不能？”参观完连史馆，缪辉坚定了在“红一连”扎根的决心。如今，这个曾经的“外来户”，不但成为训练标兵，还当上班长。

“我来自‘红一连’，我们连是军魂发源的地方，毛泽东同志亲自在连队发展了6名党员，建立了我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

到新单位作自我介绍，张宪民引来台下战友羡慕的眼光，但没人察觉这名列兵内心的纠结：下连之初，因适应不了“红一连”的严格管理、高标准要求，趁着其他单位选人的机会，他离开了连队。

那一刻，张宪民脸上火辣辣的。随后，他从网上搜集资料，开始深入了解“红一连”，最后竟动了重返“红一连”的念头。

一年后，借着一次人员分流的机会，张宪民回到“红一连”。这次，张宪民像变了一个人，脏活累活抢着干，还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红彤彤的连队，红彤彤的兵。“红一连”的“红”，跟随一茬茬优秀退伍兵，在社会延展开来。

“优秀士兵”石骏杰，退伍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到山东省费县薛庄镇三星村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把老区贫困村建成了山东省第一批美丽村居建设省级试点村庄；“训练标兵”靳燕青，退伍后加入蓝天救援队，参与各种救援200多次，影响带动更多的人投入公益事业……

“红一连”的官兵，无论在哪儿、无论走到哪里，都自觉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书写壮美的人生答卷。